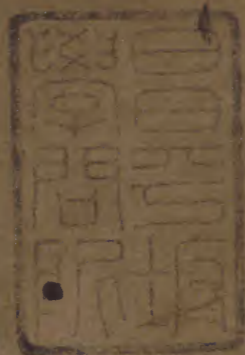


續史管見 二



漢書門類			
二	一	二	三
〇	三	四	九
六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元	二	〇	〇
七	四	九	〇
三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90	
冊數	20 (3)		
函號	297	145	

三



宋本作韓
信伐趙出
背水陳諸
將問信曰
此在兵法
願諸君不
察耳兵法
不曰臨之
死地而後
生

韓信下趙諸將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將軍反背水陳以勝之何也信曰兵法不曰臨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自為戰則皆走矣尚可得而用乎

論者皆謂信荅諸將之言不以實告疑其別有策也

不然後人効之出背水陣相擠而入水者衆矣信何以獨能勝曰是讀史鹵莽之罪也信之荅諸將者誠語以兵法特不自伐其督戰之勞耳當是

實

論者皆謂信荅諸將之言不以實告疑其別有策也

不然後人効之出背水陣相擠而入水者衆矣

信何以獨能勝曰是讀史鹵莽之罪也

信之荅諸將者誠語以兵法特不自伐其督戰之勞耳

當是

實

論者皆謂信荅諸將之言不以實告疑其別有策也

不然後人効之出背水陣相擠而入水者衆矣

信何以獨能勝曰是讀史鹵莽之罪也

信之荅諸將者誠語以兵法特不自伐其督戰之勞耳

當是

實

論者皆謂信荅諸將之言不以實告疑其別有策也

不然後人効之出背水陣相擠而入水者衆矣

信何以獨能勝曰是讀史鹵莽之罪也

信之荅諸將者誠語以兵法特不自伐其督戰之勞耳

當是

實

論者皆謂信荅諸將之言不以實告疑其別有策也

不然後人効之出背水陣相擠而入水者衆矣

信何以獨能勝曰是讀史鹵莽之罪也

信之荅諸將者誠語以兵法特不自伐其督戰之勞耳

當是

讀史記

卷之十一

三

非上軍字

宋本作兵

冒不陣犯字

行不陣字

宋本開作

闕冒作死

親不有在

其中之三

字之平

必字

論張良必不

以無禮誦漢

王

讀史管見

卷之一

三

時信先出背水陣。示不能以怠趙人之心。明旦建大將旗鼓與趙人戰者。未必用銳卒也。已而佯敗。弃旗鼓走水上軍。非惟水上軍先受此令。按兵全力以待信耳。信耳既來。軍有所恃。勢自百倍。兩將軍又冒犯矢石。出入行陣間。部勒精明。其勝必矣。後人躡其陳迹。間曰陷之置之。則自處安地。而處士卒於危亡。人肯前死乎。曾不知信之所謂陷之置之者。親以身率之也。非使人歿而已求生也。酈食其請立六國後。張良自外來。曰誰為陛下畫此

計。宋本作公難張良發八難以陛下稱漢王

漢王未稱尊。而子房以陛下呼之。何也。曰作史者之過也。漢魏而後。姦渠擅國。形勢上侵。則有不令之人。密劾情款。微示變革之端。以異羣后之禮者。固多有之。子房豈為是哉。或曰此亦文史之所同。猶左氏載石碣稱陳侯而舉其謚耳。是。不然。自後而舉前庸可如此。故商鞅未封商於而書商君。雖曰文史所同。謂之失辭亦可矣。烏有人非天子而天子號之。乃以是為比也。使後世儉士傾夫推戴

讀史管見

卷之一

三

宋本卷
其心三字
有告字

宋下宋本
其臣字
下無頂字

帝宋本作
三年

跋扈之臣引以為例史氏之罪大矣夫子房非委
心臣漢者也本為舊君報仇耳博浪之誰不中則
以太公兵法養其心沛公既舉咸陽秦祿告終沛
公王漢則歸而相韓未至而羽廢韓王又殺之則
復歸于漢為畫策臣以圖項籍籍誅則良志願畢
矣及帝入關良即道引辟穀杜門不出願棄人間
事從赤松子游其志可知也而謂良於帝未有天
下之時率先群臣以非禮諂之是以儉人之腹量
君子之心矣

范增疽發背而死

宋本范增上有陳平之間既行
六字

論范增計不
能奇

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攻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
之恃強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
所諫止而兩雄角逐義理之端事幾之會楚每失
之顧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
老人而已况已見天子氣龍虎五采之文又可殺
乎獨其所謂吾屬今為沛公虜者此一言不謬耳
後之論者曰有道吊民天且助之安用立懷王孫
心為且羽所過殘滅為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

宋本劍上
有快字
而已下宋
本有矣字

五年

論漢王哭項羽乃英雄大度

宋本少約字

宋本亦既講解矣五字羽背關懷

四字宋本俱少

勝敗宋本作勝負

於宋本作手

大度上宋本其字

宋本類作謂

為下宋本有之字亦作耳

智尚不及內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
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政使用之亦不免耳。
宋本改作心羽終字

漢王以魯公號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
宋本改作心羽終字

或謂高帝之圍項羽無斬智無遺力惟恐斃之不

速也羽死封以本國而葬之哀哭乃去誠歟曰誠

也帝與羽俱起布衣受命懷王約為兄弟鴻門之

隙自沛公左司馬曹無傷為之亦既講解矣及羽

背關懷楚放殺義帝而自立漢王假仁仗正以討

罪人於是雌雄之勢分然而雲擾風驅雷轟電擊

龍蛇交鬪山岳振搖一時角逐勝敗智伸力屈之

迹既已消散無事則追念當時杖劍並起相與圖

秦兄弟約言輔車敦好慨然有動於中而不可遏

者此固英雄之人心事落落之態而史稱其大度

者也誅則誅之哭則哭之道並行而不相悖其斯

之類歟然則曹操之哭袁紹如何曰操任術數人

也紹雖死三子尚存河北未下袁氏之人猶眾操

不得不為爾豈高帝之敢望惟武帝哭昭平孔明

辱下於字
宋本作

仲下於字
宋本作于

宋本字氏字
又字仍等

漢王待項
忠厚

宋本作以
二心殺了公

而不殺項
伯何也

宋本作二月

漢高即位
氣雍容

述字宋本

哭馬謖庶同情乎。吳孫氏之臣乞葬諸葛恪。而司馬昭屈於向雄之言。郝鑒亦請聽王敦家收瘞。而蔡興宗自葬范義。宋武帝責之。對曰。陛下討賊。臣葬故交。蓋王誅行於上。私情伸於下。自古不廢。是皆高帝之餘澤也。

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起義兵誅暴亂。而自為無道者。項羽也。既伏其辜矣。枝屬何責焉。惡惡止其身。忠厚之至也。高帝以丁公二心而殺之。乃侯項伯何也。項伯所以免帝於危者。明為羽講解。此公道也。丁公亦已及沛公而縱之去。此私情也。豈可比而同之乎。若夫以己之姓。易人之姓。則前賢已論其失矣。

二月甲午漢王即皇帝位

按帝以冬十月追羽至固陵。十一月克之。至春二月。則又累月矣。雖神器歸漢。理在不疑。亦見高帝意氣雍容。若固有之。與夫大事未集而遽自稱尊。若袁術孫權公孫述之徒。終不克濟者。其度量豈直霄壤之遠哉。

宋本作田橫
自到其客
五百人亦皆
自殺

田橫亡入海，帝召之，橫詣洛陽，未至三十里，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南面稱孤，今王為天子，橫為亡虜，其耻甚矣，遂自刎。

宋本作俱
王俱帝
從下而宋
本作以

橫不肯北面漢祖，以同列為王之故，志亦壯矣。然天下豈有俱帝俱王之理，亦豈有四海無君之道。呂政之時，藏器以待可也；胡亥之時，合從而起可也。至漢祖出，可以委質矣。漢祖而不可事，則誰可事矣。此所謂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

西都長安

帝起兵八年
不自
勤矣
宋今闕下
望委字

綱目節錄其
纔宋本
作才
宋本倦
作勤

宋本作帝
六年

烈矣。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以五十

代王肥考

三縣立從兄賈為荆王，以三十六縣立弟交為楚王。

以五十三縣立兄喜為代王。

宋不至于此字

先王經世之法，陵夷至于戰國，至秦而掃地盡矣。

高帝勃興，既平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收拾五

經，講求王制，首復井田，廢阡陌。是時距秦未遠，經

界溝洫，必尚可攷也。大本一正，于以分土而封國。

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使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

至已而不泯，豈不善哉。而高帝負才自雄，不能稽

古，除秦滅項，則志願已足。雖曰懲秦孤立，大封同

姓，然割地無制，建侯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

簡一時流患於後，高祖之智，既不及此，良平諸公

亦無為之計慮者。豈王澤當熄，霸術當興，天不啓

其衷耶。嗚呼惜哉。

叔孫通起朝儀，大抵皆襲秦故。

帝王之禮，因革損益，至周而大備。周八百年，雖柄

移祚迄，其朝廷所用者，無利害於爭戰從橫之事。

雖秦火書滅籍，亦必有知其略者，誠能深加詢求，

草創而潤色之，縱不得其全，亦當參互有見，使聖

論漢高割地無制建侯無

法隋宋本

鶴目載其文

祖下之字
宋本
諸公作諸
人霸術
作術
字作信乎

論叔孫通委
已從人

禁宋本
作詰

宋本高作
祖

論宋本
作喻

列宋本作
百

宋本復上
有可字

乎宋本作
於

宋本若反
字十一年

論韓信功

當相準

心下我字宋
本

宋本愚下
以字

詩史卷之

卷之一

三

帝明王制儀立度文章物采寓法象形禁戒之意
後猶有考不亦美哉惜乎漢高智不及此而叔孫
通委已從人諧世而取寵也夫呂政所為無一可
以垂世立法者自漢興議論之臣禍敗之戒有所
不言言則必借秦為論豈有朝廷之上君臣之儀
所以表正百官觀示列辟者乃獨可用乎遂使周
室禮文泯不復見而秦禮得傳通之罪大矣魯二
生未必能制此禮也然惡通面諛而不肯從亦賢
矣哉至謂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則幾乎迂
矣

韓信反夷三族

司馬氏曰韓信之功大矣觀其拒蒯徹之說迎高
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耳盧縮里聞
舊恩猶南面稱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請世言高祖
負信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自取也下齊不報而
自王固陵有期而不至是乘時徼利懷市井之心
高祖欲取之久矣顧力未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
復何恃哉愚以謂功過當相準信功齒三傑不可

續史卷之

卷之一

三

微宗本傳

宋本此字

宋本此字

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是，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房說呂后迎四皓為太子客太子遂安

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大臣固諫而止。司馬氏考異曰：史記云上欲廢太子，立趙王。大臣多諫，未能得。呂后使呂澤結留侯畫策。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上有不能致者四人：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太子能卑辭厚禮，迎四人為客，令上見之。此一助也。后從之。太子入侍，四人從。上恠問之，四人各言其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辟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臣義不辱太子。仁孝恭敬，天下皆欲為太子死。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之。太子退，上謂趙王母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招四人力也。按高祖剛猛伉厲，非畏搢紳譏議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從，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若決意欲行之，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

讀史卷之十一
三十九

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扼其事哉。借使有之，是留侯為子立黨以制其父也。留侯豈為此。特司馬遷好奇耳。今皆不取。 宋本多

論留侯合春
侯首止之盟

易納約自牖
之義

評下宋本
無之字

桓宋本作
魚

宋本字耳
字有而字

宋本制作
拒高帝作
高祖才作
材

賢宋本作偽

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強聒，不後事而失機。不問則不言，有言則必當其可。故聽之易而用之不難也。評之者曰：漢業存亡，在俯仰間。而留侯於此，每從容焉。諸侯失固陵之期，始分信越之地。復道見沙中之聚，始言雍齒之侯。善言子房矣。至於引致四皓，羽翼儲宮，方之齊桓公會合八國。定王世子于首止，事簡而力不勞，其績尤偉耳。世之君子，乃致疑焉。謂審有此，是子房為子結黨以制父也。夫高帝駕馭羣雄，獨立為帝，其材氣雄傑，豈四老人所能抗。而漢庭大臣力諫之強，豈不賢於四人之助乎。是蓋未嘗知聖人深許首止之盟，而稱管仲相齊，一匡天下之美也。易於坎之九二，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先賢以子房四皓之事明之。曰：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欲立趙王如意者，帝之所蔽也。聞四老人之賢，願見而莫能致者。

其心之所明也。子房用其明以去其蔽，是自牖納約者，宜其從之之速也。夫先賢之學，非世之君子所能及也。今當據舊史詳載之，以見高帝免廢嫡之愆。漢家有父子之序，非子房其誰賴。且子房時然後言，言必有益，而前史謂良與上言前後甚多，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故不載。嗚呼！良豈有費

言哉。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四 宋本

孝惠 宋本無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通曰：「此高帝月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願以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宋本作於孫通請作原廟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遊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

論叔孫通原廟之說非禮

於禮上宋本
有地字

綱目節錄其

九年

出遊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矣。

高后

宋本無

宋本傳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王陵讓陳平絳灌陳平絳灌太后欲王諸呂問王陵陵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今申非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漢君亦不臣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陳平周勃平勃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罷朝陵讓之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不如臣

論平勃阿意
之罪大

綱目節錄其
文

自己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且平勃何以知己之。歿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安劉氏之功可必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謁者張釋之。風諭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起。太后心為多矣。自是而後。權歸呂氏。地震山崩。桃李冬華。星宿晝見。伊洛江漢。水溢流萬。

綱目節錄其

卷之一

四三

數千家。日食晝晦。人謀弗臧。感動天地。陰盛陽微。漢祚幾易。他日平勃安劉氏之功。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耳。先賢論之云。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

至哉言乎。

宋本作陳平用陸生言謀及太尉兩人相結呂氏謀益衰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說之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平用其計。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報亦如之。二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論陸生之計不可為訓

自第本作相字

陸生為平勃一時計可耳。非所以為訓也。將相不和。固非國家之福。將相深相結。亦非國家之利。使其皆賢。而為社稷計。相舉相職。進賢退不肖。將舉將職。詰暴而禁姦。何患惡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陰私交締。類非公道者乎。矣宋本作也平與勃同心謀慮。則是也。而進幣施報。則非矣。一有傳之失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國之安。故曰陸生為一時之計可耳。非所以為訓也。

宋本作為呂氏者右祖者劉氏者左祖太尉令軍中曰。為呂氏者。右祖為劉氏者。左祖。軍皆

左袒

論太尉左袒之問為非

太尉此問非也。有如軍皆右袒或參半焉則如之

宋本軍下有字不應或軍

何故先賢謂是時直當諭以大義率而用之耳。况

宋本無也字

太尉已得北軍士卒固惟舊將之聽也。非惟不當

有其為劉氏與劉不為劉氏之九字

問蓋亦不必問也。

文帝

代王至渭橋羣臣迎謁太尉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

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上天子符璽代王曰

至邸而議之。宋本作群臣迎代王

太尉此請非也。不過欲敘討諸呂迎代王之功以

論君臣不學之過

伸私歎耳。宋昌一折之其情立見。遽上符璽夫渭

帝

殿邸宋本作邸殿

橋非殿邸所在王若何而受之一舉而三失焉不

學之過也。

孝文 宋本無

宋本作論誅諸呂功

立趙幽王少子辟強為河間王朱虛侯章為城陽王

東牟侯興居為濟北王

劉章忠勇先憤劉氏失職年纔二十而諸呂憚之

宋本首作手相國祿呂

不敢輕發及平勃舉事章首誅相國產其功不在

宋本無焉字 二年作三年

二人之下文帝行賞於章宜先焉而即位二年乃

論文帝不平劉章亦盛德之疵

二年

始與辟強興居去侯而王。又不顯言其功。何哉。初章欲立其兄齊王。謀不在代也。文帝以是終懷不平。大臣又無開陳之計。使盛德之主。稍負疵議。惜哉。則其所謂朕自任衣冠。念不至此者。殆空言矣。若乃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纔宋昌一人。此則可為後法。後世有自諸侯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恩於其故邸之屬。又致隆焉。曾不知示狹於天下。本以為榮。適以表私也。

除誹謗妖言之令

此章宋本在齊楚地震之下

秩宋本作不

論妖言之令
塞言路

妖言令之始設也。必謂其搖民惑眾。有姦宄賊亂之意者。及其失也。則暴君權臣。假此名以警懼中外。塞言路也。故賈誼論秦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夫忠臣為上盡忠深計。必剴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陳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觀之。曰是特揚君過以賣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誹謗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鉗口結舌。人君不聞其過。淪於危亡而不悟。然則其所謂謗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為者。

宋本無之字

宋本電下無
日不二字若
有非字災下
無也字

餓下宋本
有死字
宋本無而字

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諫深計為誹謗，妖言則指鹿為馬，指野鳥為鸞，指菌為芝，指氣稜為慶雲。稜指電曰不為災也，指彗曰所以除舊而布新也。蝗生則曰不食嘉穀也，日食則曰陰雲蔽之也，地震則曰官府無傷也，霖雨則曰秋稼自茂也，水湧泛溢則曰民無流死者也，歲饑則曰路未嘗有餓者也。凡賢否是非，治亂得失，一切反理詭道，倒言而逆說之，欺惑世主，使淪於危亡，其罪豈特誹謗之比。其為妖也，不亦大乎。嗚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國

長世宜哉

震下二字宋本無

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論宋來之應
不可忽

五年

文帝當陽而有此大異，何也？或以為呂氏盛陰，餘氣所感，如公孫弘所言湯旱為桀之餘虐也，非耶？曰：天地之變非一端，盡以為人事致之，則如五行傳穿鑿附會，泥而不通，使人不之信者多矣。盡以為氣數適然，不可致詰，則古人有修德正厥事，反災祥，召和氣者，班班可攷也。要之為天下主，父天而母地，父母震怒，聲色異常，人子當祗栗恐懼，思

宋本祥作殃

宋本作洪

宋本以危字

無也字

綱目節錄其

此元年事宜
核在前條

宋本文帝作
孝文
詩作夸

漢文有易

六年

諱上宋本有
以為二字
得上以字宋
本俱無

嫌宋本作
諱
宋本無矣
字

所以平格不當指為性情所發而遂已也。呂氏之禍既已往矣，未來之應庸可忽諸。然文帝方以德

化天下，尚儉素，務敦樸，愛民如子，惟恐傷之。所以

雖有災異之徵而無其應也。若無其德而有其異

乃以文帝為解則誤矣。

宋本作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齊外奉北藩于代。帝賜南越尉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

賢哉文帝之不欺也。實言之於德無損，而聽者心

悅而誠服矣。或者誇大其辭，侈耀其事，假於符讖

託於恠神，欲以警厭羣衆，而不知虛誕之可愧也。

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文帝有焉。

宋本上書作菜。賈誼上書曰：生為明帝，沒為明神，使顧成之廟，稱為

太宗

死亡之言，非臣子所當道於君父之前。然不敢言

者，臣子之小忠。欲聞而不諱者，君父之達觀。故茅

焦曰：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文

帝春秋鼎盛，自諛者贊之，方有億萬斯年之祝，而

賈誼直言，不少嫌避。文帝采納，曾無介然。若文帝

其賢矣哉。夫惟不諱，故身有闕行。不諱人諫，朝有

宋本無多
字
德善不聞作
德善既無稱
監作監
欣作樂

足字上十五
字宋本無

賈誼天子
首之言
易經首
物之情

位又以天居宋
本作位既與
天齊本上有
則字上親作
親上
宋本動作舞

闕政不諱人言。四方有敗，不諱於聞。天地變異，不諱於見。而無危亂之禍矣。後世驕主喜誇而好譽，其所忌諱多者，至百十條。德善不聞，而死亡亦不可免。蓋亦監文帝而法之乎？是故不諱之朝，史冊以爲美談，人臣之所欣遇也。

又曰：天子天下之首，蠻夷天下之足。今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

爲天之子而居天位，必有天德。何謂天德？剛健中正純粹是也。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不倚，正則不邪，純則不巳，粹則不雜。屈於物欲，非剛也；有始無卒，非健也；執一廢百，非中也；背義就利，非正也；或作或輟，非純也；所守偏駁，非粹也。具此六者，天德全矣。于以臨覆四海，雖均乎爲人，而人仰之如天不可及也。猶人之身，四支百體皆仰乎首，不可齊也。德既與天並位，又以天居。本乎天者，無不上親，而非天之類者，莫得近焉。日月之明，雨露之潤，風雷之鼓動，星辰之經緯，雲氣之卷舒，其爲物皆有大利于物，而清潔高遠，光大變化，無形質滓穢。

宋本上親作
親上

天子上宋本
有而字

見上有字宋
本無

析宋本作

宋本無邊字

之累所謂本乎天者，是以上親也。其在人則陽明
勝而德性用，消人欲而存天理之賢人也。人君視
其德之大小，器之淺深，列于庶位，使之代天工，治
天職，而食天祿，以宋本作而以撫天民，則五典惇而天序建，五
禮庸而天秩行，五服章而天命休，五刑用而天討
當，本乎地而親下者，亦無不得其所。山川攸寧，鳥
獸若，草木裕，其在人也。方域軌道，四民安業，小人
退聽，夷狄賓服，而天德之施與天同功。天子之能
事畢矣，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賈誼所謂天子
天下首者，其有見於此乎？抑其言之偶似也。若夫
首不出乎庶物，則與物等夷；與物等夷，則無以相
長，而爭奪離析之禍起。尚何咸寧之可冀？又况首
顧居下，足反居上，亂常逆理，勢若倒懸，偷安目前，
而不虞後患者哉。

十三年除田之租稅

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
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
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數為邊患，深入寇盜，候騎

節儉

綈弋宋本
作弋綈

遠外宋本
作遠近

泥宋本作泥
沙

至雍其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命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綈弋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為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外，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淫，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土。至於財竭而下畔，下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上幸雍郊見五帝

上下宋本有始字

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其實一理也。非天與帝二物也。天子以繼天言，帝以主天下言。其實一人也。非帝與天子殊分也。考之詩書易，惟天稱帝。若勾芒蓐收，司五方者以神名之可也。而鄭康成專信緯書，與劉歆周禮立五帝之號，并天而六。後世又升五嶽爵次，自公而王，自王而帝，一何瀆亂名實之甚哉。夫帝者統御四海之稱，未嘗統御四海。

論大帝非一

十九年

主宋本作正

後二年

則不可謂之帝。亦猶天者徧覆群物之稱。不能徧覆群物。則不可謂之天。其義類不亦顯而易明歟。議禮制度。能一主之以破積久之妄。群眾之疑。使

百世以俟而不惑。是亦聖人之徒也。

宋本作申屠嘉以耕官蹶張為丞相鄧通居上旁有志慢之禮嘉

帝欲拜相而高帝時大臣無可者御史大夫申屠嘉

為樞中通責通為上平曰丞相幾殺臣

性廉直故以材宮蹶張從高帝封侯遂以為相時太

中大夫鄧通方寵幸嘉入朝通居上旁有怠慢禮罷

朝嘉檄召通不來且死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令

召若通至府嘉責之曰小臣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

不解上乃召通而謝丞相通至泣曰丞相幾殺臣

蹶張曠弩蓋武卒也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

乃用曠弩之卒而申屠嘉非有名望著聞也而挫

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節人固不可輕議也

孔光通經學為帝者師其見董賢極盡卑諂睚眦

之態將以持祿容身咄哉鄙夫其可以為嘉之御

乎

宋本詔下有令字

遺詔天下吏民三日釋服

喪宋本作服

文帝減節喪紀負萬世譏責以小仁害大仁固有

申屠嘉有
臣風節

卒下宋本無
而字嘉下有
又字名望作
夫伐

孔光宋本作張
禹

宋本乎上有也
字

七年

景帝短喪

之罪

讀史管見

卷之一

五七

遺令宋本作
詔令

自宋本作從

自親始宋本作
先親不知化者
作不化二字
率天下之為人
子者乎作率
人乎

計節錄其

宋本臣氏作小
人故作改

三代下而字
宋本作乃字

宋本千載作
千餘年間尼
作泥

詩史管見

卷之一

三

罪矣。然遺詔所諭者，謂吏民耳。太子嗣君，豈吏民
 歟。而景帝冒用此文，乃自短三年之制，是不為君
 父服斬衰。自景帝始也。其罪如何。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堯舜三代，率由此道。君者民之倡也。立愛自
 親始。民尚有不知化者，宋本而字而已。先忘孝，何以率天下
 之為人子者乎。且著為禮文，則有不貳之重。制為
 刑辟，則有匪服之誅。乃不以身先之。禮必不行而
 刑必不服矣。且天子之所以不遂服三年者，何謂
 哉。謂妨政事耶。謂費財用耶。謂防攝政之人耶。謂
 妨政事，則政事孰先於國家之大憂也。謂費財用，
 則不得不可以為悅。財用固所以行禮也。謂防攝
 政之人，則自堯舜至周末，未聞有攝政之人。而奪
 喪君之國者。至於為臣民嫁娶祠祀之故，則用輕
 費重，尤為不倫。揆之以理，稽之以事，無一而可。不
 法堯舜三代，而安然以刻薄之景帝為師，而無所
 戒懼。特謂位尊勢隆，得以自便，是不知理義之為
 大也。寥寥千載，惟晉武欲行古制，而尼於裴杜之
 邪說。獨魏孝文天性仁厚，斷以不疑。雖不盡合禮

詩史管見

卷之一

三

宋本杖經作
故經猶下測
上有足以二
字
七下也宋本
作者字
矣宋本作也

讀史管見 卷之一
文而哀戚之情溢於杖經讀其史者猶惻然感動
想見其為人可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豈不惜哉必欲敦父子之恩使眾著於君臣之義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然後盡道矣

清河後人張聞升重校

限不辨不可以為根用固祖以行斷也
故如事限如事將夫然固案之大憂也

讀史管見卷第二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漢紀

孝景 宋本作景帝

帝崩

宋本景帝葬陽陵

文景養天下厚矣稽諸仲尼之告冉有者則亦富
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班固曰孝文恭儉景帝
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竊以為不然文帝
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

而已宋本作
矣字
宋本業作守
竊作切

論景不知文
遠甚

後三年

宋本氣作武
刻薄作薄刻
較宋本作致

目錄其文

私宋本作姦

宋本垂下有
缺字

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
賞肆行。緩急則惴懼失措。其大較懸絕如此。而又
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而父
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
信讒用私。詘申屠嘉。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
道乖。其視乃考益相遼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
致豐富一事。為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

美稱哉。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五

孝武宋本作武帝

董仲舒對策曰。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

宋本無對策字 王作人

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

宋本無此字

其迹二字

論董生之言

本公羊

湯既黜夏則纘禹服。云纘禹服則盡改桀之事可

宋本作言

知矣。武王既克商則政由舊。言政由舊則盡反紂

之政可知矣。然則漢得天下宜盡變秦之所為。而

有革有因焉。故賈生言於前。董相言於後。皆謂秦

俗至今猶在也。夫秦之所為無一可法者。革其半

因其半則莠必害稼。紫必奪朱。其末流餘習不反

為所勝者幾希矣。昔者周宣承厲王之後。親則父

宋本無幾字

倡宋本作相
純下於字
孝下者字
然下比皆字
宋本俱無

宋本無又
曰字察作

責犯上無
而字刑作
罪趨利作
起於

務下其字
宋本無
飾作作

復宋本作
所字
刑作罰
名下而字
宋本無
察作責
小大作大小

子也尚不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齊桓公親揚先君之失以倡管仲雖非純於孝者然皆未嘗敢以厲王與襄公為是猶欲繼而述之蓋尊宗廟重社稷不得私其親暱是乃聖賢之達孝天下之公義也又况朝代殊異如漢於秦者乎公羊子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乎春秋董相治公羊學故其所言於武帝者本公羊之旨考諸三王而不謬施於後世而可行者也

又曰秦以貪狼為俗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未必賞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耻

誅名者若曰為子而孝為吏而廉是也察實者有孝之行有廉之事是也治其名而不務其實是教人造偽飾詐故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惟利是趨無復羞耻則何所不至矣其所以致此者以為善者未必賞犯惡者未必刑此乃誅名而不察實之効也人材二端善與惡而已矣善有小大惡有微著其分在義利之趨其究為忠孝亂賊之

宋本刑作

其下無所以

字惡下無

者其字有

必字乎作

宋本人作

令盡下除

作誅

宋本舍作

捨善下惡

下俱善者

字自上何

不若作故

極。秦於此而紊其賞刑，斯所以不得忠孝之助。而自貽亂賊之禍歟。彼其所以不賞善，不刑惡者，其出於李斯趙高之謀乎。斯勸呂政焚詩書，殺學士，人人習法，以胥史自為，高勸二世盡除故臣，誅忠力者，而立無節行之人，收舉遺民之貧賤者而富貴之，其好惡取舍如此，為善者安所得賞，為惡者何自被刑哉。彼非懵然愚也，其意以謂人負材德者，不肯苟祿利為我用也，用則必言其過，不若引庸謬闖茸急利祿易制指者，惟我所使，是自安之計也。其心既如此，所引用者又如此，則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舉咸陽而是矣。嗚呼，以李斯佐秦有兼天下之功，而趙高於胡亥有黜太子立已為帝之德，莫與抗者，循是而行，尚不能戴其元以歸地下，又况祖其餘策，如李林甫盧杞之流，而欲保其所有，吁其愚哉。吁其愚哉。

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宋本作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月也今則不徒墮不肖混散未得其真

論後世治不及古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

宋本修身取士任官

宋本亮作竟宋本字法

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能任職莫不善於用非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雖然自漢以來如此矣至後魏崔亮為銓選法當代遂有失才之嘆而唐裴光庭又加詳焉於

居人上宋本本作迭居高位

是董子所謂是者幾不復舉所謂不是者附益增損以為典常廉耻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為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略法先王盡蠲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材森布中外致君堯舜

森布宋本作森列宋本字非字雜事也五

而措俗成康乎

宋本字衛縮二字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於是推明孔氏罷黜百家立學校之

官州郡舉孝廉皆仲舒啟之

讒說舜時有之邪說夏時有之利口商時有之奇

論董仲舒功不在孟子下

聖宋本作
即

橫
衰宋本作

考
宋本作邪

宋本衰字

辨宋本作下

衰宋本作
下

宋本弗逮也
下八字

此章宋本移
在後汲黯守

讀史管見

卷之二

言周時有之。橫議周季有之。聖人在上。則聖之。則
禁之。則誅之。則教化之。聖人在下。則作書。則立言。
則息之。則放而闢之。所以皇皇為是者。害正道也。
何謂正道。五典四端而已。讒邪奇衰之論得行。則
父子君臣之道皆失。而仁義禮智之術皆迷。淪胥
於夷狄禽獸而不自覺。是故聖人皇皇然去其害
也。人與人類也。夷狄禽獸非類也。人而為夷狄為
禽獸。而不自覺其本。乃自於姦人為讒為邪為奇
衰為利口為橫議。反以此名歸於忠謀正諫之士。

而不能辨也。申韓蘇張行慘刻。從橫於秦及六國。
可謂奇衰利口而橫議矣。秦及六國。亡不旋踵。漢
興。未知革也。仲舒有憂之。故推明春秋之義。以隆
仲尼之教。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使道術有統。異端
滅息。民到于今賴之。其功不在孟子之下。漢唐大
儒。皆莫能及。雖孔臧兄弟。辭三公之貴。乞典家學。
綱紀古訓。較其所益。亦弗逮也。嗚呼。其百世之師
歟。

宋本作申公由為治不多。願力行。如有所。二十四字。
御史大夫趙綰請立明堂。且薦其師申公。天子使使

讀史管見

卷之二

六

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之。既至，問以治亂之事，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天子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業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宋本

申公不逮

身上宋本有一字教作正

目錄其文身宋本作不

力行者學士大夫尚難之，何況人主。然賢士大夫必躬踐而不以辭采為先，賢主必身教而不以辯口為尚。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行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佛意而不問，惜哉。然申公為議明堂而至，對既不合，又留魯邸而議巡狩律歷服色事，夫豈力行之急務哉。其不逮穆生，又可見於此矣。宋本

宋本望長竟天三字

固出尤願

宋本羊下無秋字

師行宋本作行師

建元六年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夫紀災異者欲以警乎有國之君也，而為之說者必著其行事之應，則聞之者足以戒矣。若乃附會文致，而不要諸實，又以言於忽蔑天道者之前，幾何而不類。夫縱風止燎者，若建元六年秋八月之長星是也。班固曰：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不

初宋本作而

下夷下宋本有秋字
救宋本作費

著宋本作信

可勝數。及巫蠱事起，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蓋生長兵間，與之終始。且蚩尤之旗，見於建元六年之秋。而戾太子生於元朔元年之春，相距蓋七年。其間未取河北，築朔方也。上即位之四年，始因東甌告急，重出虎符，乃遣使發兵會稽。未至，閩越解去。後三年，閩越擊南越，始大發兵遣兩將出。未踰領，閩越謝過遂罷。元光二年，上之在位也。九年矣。初用王恢計，發兵三十餘萬出馬邑，欲致匈奴與之戰。匈奴覺而去。漢兵亦罷。此三役者，皆未嘗接戰殺傷也。六年，開西南夷，道不通，夷數反。然後士卒死者甚衆。蓋自武帝用兵，於是始稱勞敝。明年乃改元朔。戾太子生，而建蒼海，築朔方，通月支，伐匈奴，出冉邛，求身毒，開西域，皆在此後。師行誠三十年，死者誠不可勝數。而謂戾太子生長兵間，則非事實矣。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至於子弟，何獨不然？漢武窮兵黷武，殺人之父，兄子弟多矣。其事好還，宜子孫之及也。必引蚩尤以為表著，則未免乎言之舛也。

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

論修身莫善於寡欲

君下也字宋本無

志宋本作至清汗作行

綱目錄其文

宋本止作正

本宋本作實

禮宋本理下
有字字此下
矣字
元光二年

尤下宋本有
甚字
匿作區
字

黯此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則無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克己窒欲者也屈於物欲不知自反則昏亂危亡之君也內多欲而外施仁義齊小白晉重耳假之之徒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或貨寶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書藝圖畫以為文或開土闢遠以為武或志尚佛釋或希慕神仙雖清汗不齊害有大

按宋本不為清汗字宋本有清汗字

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於行仁仁必不足以感人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止民行以無本也是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禮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宋本無帝字

宋本有帝字

宋本有帝字

帝命王恢將兵三十萬匿馬邑旁谷中以誘致匈奴

匈奴覺而去

武帝雄略不世出用兵尤其所喜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豈有匿形致敵覆三十餘萬人而不露

宋本無事未更練而露

論武帝不善

九符五年

武帝特丞
不得人

宋本望
點上有海字

昌宗奉
昌宗奉

日節錄其

六年

誹之法
糾剖比
之心

言史管見

卷之二

善覆者

靡不敗

者乎其不為虜所敗也幸矣覆者用兵之奇道也

善覆者靡不勝遇覆者靡不敗

宋本作元符五年汲黯拜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卒
汲黯守淮陽十歲卒

武帝即位之七年汲黯已為東海太守其為謁者以嚴見憚又在守東海之先也黯死二十年而武帝崩武帝在位蓋六十年然則黯為九卿至守淮陽而死蓋四十年也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而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此數十年間輔導建明諫止救正之事豈可勝計而

武帝功烈之疵有損亦多矣舍此不用而許曷薛

澤蔡義趙周之徒相繼爰立作爰一善不聞故班固贊

武帝得人之盛自大將軍而下莫不表著名氏獨

丞相闕焉其有以哉

宋本作張湯治顏異始有腹誹之法由是公卿始諛取容
張湯奏顏異為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

自是始有腹誹之法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昏主姦臣未有不惡疾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

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

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

讀史管見

卷之二

十

宋本名家字

之宋本作矣

自今指孝子曰至欲為盜賊三十五字宋本作今指孝子曰因因指義士曰爾為盜賊之十七字

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後隘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為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以據證，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幾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可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於知天，腹之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廉人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干觀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鳴而死，皆湯啟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後諂諛也。况立法以

元鼎二年

論人當自修

詔之乎

宋本作張湯有罪自殺湯曰陷臣者李長史也乃其案誅三長史

張湯被誅

世疑張湯文深意忌用法嚴酷不當有後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則又為之說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湯宜無後者也愚謂不然人之為善與惡天未必逐逐然從而禍福之也堯之子朱何惡而致之瞽之子舜何善而來之然堯舜之後不絕者數千年蓋堯之德盛非朱所能迄黃帝之祚遠非瞽所能遏也上無以播引乎其前下無以承翼乎其後

宋本然下每從字朱上有丹字

祚宋本作德

苟有寸功薄善遽已責報於天曰吾宜壽宜貴宜有子孫也至於憎疾小人見其罪惡又以為天必譴怒曰是宜天宜貧宜無餘類也少遼緩不應則指天為高遠茫乎善惡之報是皆以褊心淺智妄量天道而不知善祥惡殃必以類至理存感應如寒暑雨暘之消息不可誣也故人亦自脩而已矣不必為明有賞幽有福然後為善不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佑歟何也天者公也非有所親疎而取舍之者也必為明有

宋本佑作祐

祐宋本作祚

元鼎四年

論武帝慕用
儒術之志荒

宋本秦字
鄉宋本作向

六年

卜式可飾

宋本志作至
於作焉
宋本無自字
天子下有又
字

賞幽有福然後為善必為明有罰幽有禍然後不為惡斯人也其天之所不佑歟何也天者理也非有所利害而去就之者也

宋本作海上燕齊間莫不脫脫自言有禁方術致神仙來

上以方士樂大為五利將軍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功伐既高將略又出衛霍之右曾不得苴茅之賞而樂大佩六印汲黯忠直愛君漢庭無與為比晚節棄逐願為中郎將出入禁闈竟不可得而公孫卿為太中大夫武帝距秦始皇纔數十年見其覆車而躬蹈前轍鄉者慕用儒

術之志益以荒矣故資稟過人而有所惑者未易

可解此乃學之不明身之不力之罪可不戒哉

宋本作式考御史大夫乃言郡國不便縣官作鹽鐵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由是不悅作鹽鐵苦惡價貴或強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

貴上由是不悅式

漢以貲入官無流品清濁之辨然未有至三公者式無文學志為公卿而恥於入貲故易其名曰委輸以佐軍興誅匈奴且自言不願為官天子賢之拜為郎擢為齊相又願與習舟者奮擊南越天子

本遂轉為三字作拜一

而字宋本作財

宋本於下上字作漢

便宋本作痛

諫下宋本有故字

初二年

論公孫賀無自善之策

宋本無其子二字

又賢之再賜田十頃以風天下未幾遂轉為御史大夫是時天子好武功而用不足式以此兩端中上意由布衣三遷而為三公其取償於上者豈直什百而已哉官既尊身既顯乃始正言百姓利便請烹桑弘羊希世邀名以稱高位是商賈之道也然其言鹽鐵病民筭船病商坐市列肆販物取利縣官不當為則天下之公議也又况舉朝不言而式獨能言之田文不云乎有能止文之過得寶于外者疾入諫若卜式者不必責其買國自進之私

取節焉可也是用人之道也

以字宋本

白時字李泣字宋本

以公孫賀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多坐事死賀頓首涕泣不受印綬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始矣

宰相人臣所願為者也武帝多殺至使人不敢以輔佐為榮盡亦少省乎而公孫賀懼禍不拜亦未有自善之策也以妻與椒房兄弟而有寵其子驕奢不奉法盜用北軍錢千九百萬與公主私通而不能禁為木偶祝詛上有惡言而不能發覺以致

歌宋本作特

殺下者字宋

大漢二年

論武帝待李
後有四失

貳宋本作軍

漢上矣陵之
出也之五字
宋本無
道宋本作道

八上者字宋本
無陵下每博
戰三字有
欵下世字宋
本作或

節宋本作鉞

詩史管見

卷之二

十四

身誅族夷是則自始豈獨武帝好殺之過哉春秋
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者鮮不
有以致之是故仲尼交貶焉使賀也為相盡忠克
舉其職無罪而被刑然後公議獨歸責於其君矣
宋本作李陵降以遷為道說下遷齊刑乃遣使勞賜陵軍得脫
李陵軍敗降匈奴者

武帝善御將而於李陵之事有四失焉始則疑陵
悔不欲行而教路博德上書詔以行期而止迎者
中則不察司馬遷之言以為沮貳師而為陵游說
後則既知博德姦詐以致陵敗乃釋而不治末則

信公孫敖謂陵教單于為兵而族陵家陵憤軍降
虜固曰有罪而武帝之失如此君臣之負略相直
矣陵之出也漢既不與援兵而至浚稽山置軍山
谷間又抵大澤葭葦中而虜在山上豈深入無道
不知地利耶不然是自敗也又陵稱其士善射射
命中且匈奴圍之者八萬騎耳而陵一日盡五十
萬矢是五六矢不得一匈奴無亦大言之過歟世
謂陵者廣孫三世為將道家所忌也曾不知呂望
秉旄仗節其子繼掌虎賁開封營丘傳數十世太

詩史管見

卷之二

十五

羣作添起下
有乃使張德
等衣繡衣持
節以擊斬盜
賊浸多上下
相匿以文辭
避法焉二十
七字

宋本人下者
作也何下則
作者言既作
呂

世和二年
武帝待太
有十失
太宋本作諸

克字家使帝
三字宋本俱
無

公兵法。至于今用之。是何歟。

上以法制馭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羣起。所為立君者。為人羣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已。臨以嚴刑。如薙草者。錢鏹耰鋤。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眾也。漢監不遠。在嬴政之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御眾。不若以德撫眾。撫以德。養以善。居上而寬。如大

覆然。民何至於為盜哉。

宋本作上年二十九生庚太子其愛之沛克與太子有隙因言平盡戾太子反太子捕克兵敗死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

武帝為人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皇后希得見上。與太子踈。莫親於妻子。而有踈遠之形。此一失也。寵姬三人各生子。后與太子愛遂弛。此二失也。太子性寬厚。上嫌其不類已。用法大臣皆不悅。因遂毀之。而不能察此三失也。江克既敗趙太子矣。帝悅其才而用之。克乃舉劾東宮家使。帝益信任之。而忘其敗趙之事。此四失也。建太子必以正人

讀史卷之二
七

自宋本作私

宋本巫下入上
有出字

笑胡二字宋
本無

戰宋本作射

宋本戰作行

宋本接作露
流血盈溝
作帝

為之師傅朋友乃令自通賓客多以異端進者此
 五失也蘇文譖太子與宮人戲不為覈實遽增太
 子宮人文遂結黨轉加讒譖此六失也縱方士女
 巫入宮掖啟祝詛之端此七失也巫蠱獄起又委
 江克為使者此八失也春秋既高意思盡疑左右
 為巫蠱致邪人之計得行此九失也使使召太子
 使者不敢進以反歸報帝遂信之發兵捕斬此十
 失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
 德之計耳既不忿忿斬克炙胡猶可身之甘泉
 庶幾見察方且發中廐車載戰士出武庫兵發長
 樂衛卒是將何為少傅不之諫皇后不之止拒丞
 相軍合戰五日於不得已中得已而不已是真反
 矣至此罪不可貸則亡而經死非不幸也世宗意
 廣欲多窮兵黷武以一馬之故戰師萬里信方士
 之說土木大興巡遊不休民力殫盡海內嗟怨盜
 賊羣起富庶之俗至於蕭然釁自讒人禍延孫子
 接刃闕下流血盈溝其應慘矣向使遵文景儉約
 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寧豈有

蕭牆之震驚望思之痛悔哉。

正和四年

宋本作三年上幸泰山修封禪見羣臣乃言曰朕自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未所為狂悖天下幸有仙人盡歡喜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而已

論武帝似秦穆公

宋本皆上有天下二字

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知而悔者百有一人焉悔而改者

千萬人有一人焉自力學反躬之士尚鮮不吝之

功何況人主過而能改可謂明也已矣可謂勇也

已矣然人之壯也猶可自強及血氣既衰則難於

剋勵常人之情也武帝至是年已七十有五精神

宋本日作者

意慮鼓舞倦矣而能盡知昔日狂悖之事深自悔

咎一切更改雖云不敏而去遂非者遠矣彼既往

之愆與化俱徂無可繫執而自新之善照應方來

使人反復味之歎慕而興起可為帝王處仁遷義

之法秦穆公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議者乃與呂

政等比而致疵夫豈尚論之當哉

宋本作鈞弋夫人立弗陵為太子賜其母鈞弋夫人死左右曰且立其

子而去其母何也帝曰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

壯也女主獨居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

更改宋本作更改
宋本無二可
豎執之四字

日節錄其

後元元年

論武帝處鈞
弋未盡善

春秋宋本
作魯國罪
下以作而

乎下而字宗
本

綱目錄其文

始元五年

讀史卷之二

卷之二

處難處之事非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春
秋之於哀姜是也鈞弋夫人不聞其罪以預防淫
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為幼子遠慮獨無善處之道
乎苟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臨
朝播告之脩著為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鈞弋
雖欲竊位驕恣身乎而敢武帝此舉斷則有矣未
盡善也其引吕后為戒者不知高祖有以啟之也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六

孝昭宋本作昭帝

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雜識視皆莫敢

言京兆尹儁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或曰事未可知

不疑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不納春秋是之衛太

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廷尉驗

治竟得姦詐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

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諛者

儁不疑言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者非

經旨也蒯瞶衛靈公世子也出奔于宋而靈公未

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他子故趙鞅納蒯瞶而春

秋以世子稱之謂其位未嘗絕也蒯瞶欲殺南子

論儁不疑誤
引聖經

讀史卷之二

卷之二

十九

又忘父喪且欲奪其子輒之位當黜奚疑然輒不
 可以是以故而失子道乃據國而爭靈公又未嘗有
 立之之命而廢蒯瞶故石曼姑主兵圍戚而春秋
 序齊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考實
 未詳而處義未精矣又况與吳園之事非倫類乎
 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軍交戰正使不死而武帝
 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
 叱吏收執自足以成獄而議刑不當誤引聖經為
 證使世人加惑也霍光不學故莫之能辨然其言

宗本父下學
 軍字
 得正宗本
 有可字
 綱目錄其文

始元六年

論霍光位蘇
 武太玩

緝宗本係綉

宋本漢字

曰公卿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諛者則格言也
宋本作蘇武既至京師拜典屬國
 蘇武留匈奴凡十九歲歸至京師拜典屬國
 卜式自齊相以一言中上意遂登三公儁不疑為
 布衣用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也蘇
 子卿持漢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
 詞處義面斥衛律與李陵言皆有本末非出於一
 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豈直卜
 儁之比乎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
 具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然後為

具宋本作其

夷宋本作

宋本議作

請
論昭帝孝子
霍光忠臣

然後二字宋
本

宋本表下有
之字若下自
字畫下女字
俱

有宋本作而

宋本云作之
無聖人二字
仁則吾不知
也之六字宋
本

稱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夷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厥後，招致譏誚，亦不虛得矣。

罷權酷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孝昭宋本有帝字繼統，霍光受遺而改武帝所為，可乎？文景躬

行節儉，輕徭薄賦，省刑寢兵，與天下休息，武帝一

切反之，以致赭衣蔽路，羣盜滿山，若非晚節自悔，

未必無亡秦之禍也。孝昭安得而不改？孔子曰：當

不義則子不可不爭於父，况宗廟社稷存亡之大

計乎？然則孔子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然後為

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於父之道者，謂親喪

所當自盡者也。於之為言，依近慕思之意也。執喪

三年，依近慕思，不少變焉，可謂孝矣。豈指父道而

言哉？然則曾子所稱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

政，以為難能之孝者，則如何？曰：非此之謂也。孟莊

子之未繼世也，必其先臣先政有為不利於已者，

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曾子稱其難也。

難云者，猶聖人所謂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然則固不必以不改為孝也。夫姦臣貪糶政利已。

而下善字宋本無

耗虛宋本作虛耗

言史管身 卷之二 三
恐君變之則劫以繼志述事。而指更改為不忠者。必引孔子曾子之言。蓋講之者未明耳。武王以聖繼聖。故中庸美其善繼文王之志。而善述文王之事。若宣王承厲王之烈。而以繼述為心。則宣王又將流于彘而加甚矣。是故昭帝之職。於先政之害。民病國者。義當亟改。不得顧私情而稔禍患。以喪敗其國家。所以諫臣延年啟告於前。賢良文學對詔於後。雖大將軍久事先帝。見其施設。不敢固執。惟是之從。故能於海內耗虛。戶口減半之後。不三數年。百姓克實。稍復文景之業。昭帝可謂孝子。霍光可謂忠臣矣。

孝宣 宋本無

霍光以大將軍斷國。當孝昭時。車千秋薨。二年然後拜楊敞相。蓋少昭帝也。當孝宣初。楊敞薨。纔十日。即拜蔡義相。不敢少宣帝也。光素以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武帝所識拔。既廢立在手。志意遂肆。丞相虛位至二年之久。又擇畏事不敢言。如楊敞

昭宗昭平元年
論霍光有所
或則我無所

纔宋本作
後

宋本丞相上
有見字

續史管身

卷之二

三

欽定本
作乎

寢下
宋本
無而字

宋本
作公卿
議立
皇后皆
擬霍
將軍女

論霍光
愠許
后之立

愠
宋本
作不
欲

綱目
錄其
文

本始
元年

論霍光
自取
顛覆
之禍

論史管見 卷之二

者乃與之，豈非輕視其君歟。啟薨之時，宣帝初立，而嚴延年劾奏大將軍擅廢立，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而朝廷肅然，光為是故少憚也歟。夫有所畏則戒，無所忌則橫。與向者下殿門進止有常處，何其二心哉。是故君子不仁則難乎有常德也。

宣帝

公卿議立后，皆心擬霍光女。上立許婕妤為后，光以乃封為昌成君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久之，封昌成君刑人，不宜君國。嗚呼！霍氏覆宗之禍，終始以許后也。歟！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議廢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誠欲其然也。何以知之？以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愠許后之立也。妻顯邪謀，蓋肇於此。光謂廣漢刑人，不可君國，獨不念皇曾孫之嘗坐郡邸獄為罪人耶？不思如此，宣帝內不能善，豈一日之積哉？

宋本作宣帝本始元年大將軍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事
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事皆先關白然後奏御每朝見上，虛已歛容，禮下之已甚。

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少即通顯，事武帝二十年，出入禁闥，擁昭立

論史管見

卷之二

三

尚宋本作是

達上宋本
有上字

漢宗本作
遊

沈溺盈溢宗
本際前駮示

二年

夏侯勝以
守義
宋本不上無
子我者三字

宣制斷國命，又十四年矣。當昭帝時，為上幼冲，受
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尚有說也。孝宣壯長，與自問
聞愛知小人之依，其能君也審矣。光雖稽首歸政，
以禮文而辭，實未肯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白已，
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已，忠告於君
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罪已不勝誅矣。况吝權怙
勢，又復五年，使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
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
足之言，於上謙讓不受之時，誠懇力辭，歸守博陸。

子弟親黨，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宥。安

有沈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也。宋宗本

宋本作二年五月，詔曰：武帝廟樂未稱，其令羣臣議。夏侯勝曰：武

帝雖有攘四夷之功，而奢侈無度，天下虛耗，無德澤

於民，不宜立廟樂。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大不道，

下獄。

君之於臣，有師之者，有友之者，有使之事我者，事
我者不得其事，猶可自言。况友之者乎？諫諍禁闔，
腹心耳目，蓋帝王切磋琢磨之友也。一言之違，一

從諛唯諾
宋本作唯
諾送諛
或宋本作
謂

明下宋本
有猶字
劫下宋本
無夏侯字
有秦字
微下宋本
侯字以死
守義作以
義力爭
蹇諤作忠
蹇

三年

論霍光與聞
可弑

豫下而猶
豫三字宋
本

讀史管見

卷之二

三

行之非皆當矯而正之豈但從諛唯諾以順為正而已乎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成王語君陳曰予辟爾勿辟予宥爾勿宥惟厥中歷考聖帝明王未嘗自是其云為使人不得議也是時宰相則蔡義御史大夫則田廣明以非議詔書劾夏侯勝蓋猶襲亡秦之遺風而不師文帝求言之美也微夏侯勝以死守義則阿諂之小忠勝而蹇諤之大節墮矣宣帝雖不從其言而終賢之亦善補過者也

霍光夫人顯使女鑿淳于衍毒殺許皇后會有告諸宋本作三年霍光夫人顯使乳鑿毒殺許后獄上光鑿無狀者顯恐以告光因曰既失計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猶豫不忍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納女入宮

猶豫凶德乎有當猶豫者不決於為惡也猶豫吉德乎有不當猶豫者不勇於為善也光於此不當猶豫而猶豫故卒陷於惡惜乎其不知義也諺曰欲投鼠而忌噐鼠近於噐尚憚不投况后之於帝為敵體乎春秋誅首惡又深惡黨惡者顯毒殺許

讀史管見

卷之二

三

庇下之字
宗本無

制新
作

綱目節錄其

向宗本作
鄉

豈非二字
宋本作蓋
字仁下世
乎字

論霍光不戒
宜靜而動
之理

光宋本作
氏

言史管身
卷之二

三五

后而光陰庇之、不忍舉覺、是與聞乎弑矣、弑天下
 之母、其罪云何、手握大權、制斷四海、廢一君、立二
 主、妻毒皇后、而署衍勿論、上浸之勢、不大迫乎、尋
 即納女、遂登至尊、向者不封許廣漢、其効又見於
 此矣、顧且猶豫於發覺、無乃本心欲壻宣帝已久
 耶、史稱光沈靜詳審、而不審乃爾、豈非富貴生不
 仁乎、可不戒哉、

宋本始四年夏四月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
 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詔丞相

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毋所
 諱、

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動者陽也、霍氏既
 毒殺許后、是歲春立其女居中宮、光與顯偃然為
 外舅、父母、專制內外、顯也、又有殺皇太子之心、宣
 帝之勢甚孤、咎徵著見、山石崩、城郭壞、壓殺人民、
 覆祖宗廟、陰盛之變大矣、而霍光不戒於宜靜而
 動之理、夫地不能終動、與天健同也、其動為反常
 逆氣、臣道不寧之象、不既白乎、離權去位、凋落榮

言史管身
卷之二

三五

本本學下
日應變二
字士下
月以應變
世字母作

餘族宋本作

顯雲山作禹
山雲消作

稍智下之
字宋本無
荆日節錄其

宋本人君
作君人

元年

論宣帝不知
惜王章之義

耳宋本作
爾

死下者作
而字

黃腸題湊

亂宋本
作修

漢日節錄其

讀史管見

卷之二

三

寵貴而能降，尚可及止也。宣帝詔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母諱而不聞端言，直指變異之所由者，良由畏光故爾。鉗結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求禮。退大將軍，姑遣就國。其族屬黨姻，皆有以善處之。雖不救顯，衍挾毒之禍，而顯雲山他日之變，亦消弭矣。然而宣帝計不出此者，非其智之不及，自度其才足以制之也。正使光自生變，帝尚不以爲難。况顯禹乎？稔惡以張之，既成而誅之，擒縱在手，孝宣之術高矣。然非人君之道也。

霍光薨，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

惟名與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人臣如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死生一理耳，謂死而加以不當用之禮，爲無害，則生而賜以黃屋左纁，亦可乎？謂死者無知，正使與之警蹕，彼亦不能出入也，則又何必加以黃腸題湊，乘輿服用乎？霍禹山雲生僭亂之心，則亦以見其父居梓宮，類人主之故，是宣帝啟之也。昔周王惜王章以拒晉侯之請，晉侯無代德而屈於二王之命，宣帝獨

讀史管見

卷之二

三

論貴實則益
陸虛則損

賞下後帝
二字問下
上計二字
宋本俱無
總覈宋本
作綜核

托
託宋本作

志亦字宋本
作其志亦三
字
名下宋本
也字
尚華而廢
實宋本作
廢實而取
華

不取法於是哉。

宋本王成勞來流民治有果等之效賜爵關內侯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
或言成偽增羨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有異等之効其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
而卒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
言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拜刺史守相考
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而
王成以偽增流民占田之口遂蒙顯賞後帝因問
上計長史既知其妄而不追改王成詔書自是俗

吏多為虛名而總覈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
虛名者乃人臣聳瞽君上之姦術也為君者深居
九重堂下之事遠於千里而况四海九州之大乎
故寄心腹於一相而託耳目於臣鄰欲其莫我欺
也人君不好名而篤實則宰相務實而去華在下
者皆盡忠赤莫為誕謾朝廷內外歸於一實而天
下之理得矣惟人君不篤實而好名也於是宰相
尚華而廢實在下者靡然從風為欺為罔如幻如
戲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

內宋本作

小人退聽宋

本作聖字

遺伏

是也下宋

本有而字

自此上有

寶字

歛而名曰理財用實則培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
 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眾志移
 內於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
 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材盡廢則曰小人退
宋本無良字
 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頌太平玩心燕安
燕宋本作宴
 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自此
 而起則雖家置一喙汗竹南山亦不足以掩蔽矣
 故為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
 之道也

四年

論宣帝當為

霍光置後

霍氏謀反事覺坐誅滅者數十家

宋本作霍顯及禹雲山見日侯制有邪謀事覺要斬

宣成霍侯於漢厥功茂矣叛逆之惡與不自躬顯

歛宋本作
 年大有
 者字
 芒下有刺字
 宋本無大
 字
 事宋本作
 罪
 宋本防作
 所

禹雲山既伏其罪而宣帝不念大勲為光置後不
 亦過歟曰宣帝之憾光多矣有三大焉豈為驂乘
 之負芒歟斥許廣漢謂刑人不可君國一也終光
 之身不歸大政二也署衍勿論三也斯三罪者衍
 事尤甚后而可毒於君何難帝所為虛已歛容下
 之已甚莫敢與較者其防慮深矣宗族誅夷光割
 自取雖然光當有冲幼諸孫不與逆謀者以誅夷

且宋本作則

元康元年

論有司稱親之說非

他下也字宋本無

宋本後下每者字是下已作也

尊宗本作尊

本下物上宋本有之字母下則之字本無

謂下不字宗本無

立字宗本他與

正其罪惡。以置後報其忠勲。且刑賞之施。必以其類。弒后謀反。既已滅家。立兩賢君。豈宜絕世宣帝

以此處之。則公議允塞。無可譏矣。

宋本作元康元年有司漢令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夏立皇考廟五月立皇考廟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故帝王咸師焉。非師其言也。師其道也。其道非他也。人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以其處常盡變。無不當故也。舍聖人不法而憑私臆決。或取裁於流俗腐儒之口。以過厚為是。則未有臻其當者。若為人後者之事。是已。禮曰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不為其父母降。則是二本。覆載之內。動植之衆。未有二本物也。故既名其所後為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為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敢問何說也。曰。此所謂不以詞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為其伯父伯母。若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聖人制禮立法。雖原人情。而裁以至公。為人後者。舍其父母而

伯母并母字
宗本字

隆宗本作降

宋本殺作
隆

宋本母字

改宋本作
致

可下四字宗
本字

號伯父叔父伯母叔母曰父母。或有匿情之私，不致一於所後者焉。故別其號降其服以裁之。號呼於口，服表於身，則情當稱乎內矣。號隆而服重，與號殺而服輕，而情各不稱焉。則父子以偽交，而孝慈之理亂矣。宣帝初詔為故太子議謚置園邑歲時祠，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改葬焉。竊詳有司之言，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所問故太子未及史皇孫王夫人，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為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為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踈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踈之也。以其不得於言，則知其不契於理。

禮記卷之二
三十一

朱本既作况
伯父母叔父母
作伯母父
伯父母母父
母宋本作伯
父叔父
降下其宋
本作而

廟下馬字奏
下嗣字宗本

師宋本作
史

章宋本作
李

既為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
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昭然矣稱謂既如此
則三年之喪宜降其服基又昭昭然矣稱謂既如
此服喪又如此則情之主乎內者隆所當隆殺所
當殺不敢交奪於幽隱之中又昭昭然矣然而人
主私心不自克也徃徃違禮以為孝有司探其不
自克也徃徃獻佞以為忠夫宣帝之微羣臣知之
矣是以申言之而悼園迄上尊號正名曰考而立
廟焉非惟向者丞相以下上奏嗣昭帝後為虛文

假使宣帝無子立宗室子為後見其致隆於所生
心必不以為是然則有司所請宣帝所行是棄之
也于以啟後來冷褒段猶等諂邪之奏而師丹傳
喜之正議不伸於是朱博公引悼考立廟故事以
惑亂哀帝舍仲尼孟子不用流害益遠雖以文章
名世公忠許國之士亦不能自脫於僻違之見可

勝惜哉
宋本趙廣漢好用世吏見事風生以私怨論殺男
子廣漢以私怨殺人有上書告之事下丞相按驗廣
漢疑丞相夫人殺婢以此脅之丞相按之愈急帝下

論魏相不能容趙廣漢

宋本無趙

字

宋本竄作

少消作稍

愛材作愛

惜人才

亡命二字

宋本無

二年

論魏相之賢在以此禍

宋本無也字

君

廣漢獄吏民守闕願代死者數萬人竟坐要斬百姓追思歌之

賢材之士千夫一人焉世所難得則當與世共惜之趙廣漢於丞相過矣然罪豈至死弱翁不少容忍坐以極刑雖漢法素嚴宣帝寡恩若丞相消平忿心為漢家愛材從百姓之願或削為士伍或免為庶人或容其上印綬亡命而去會赦一解有詔起家既懲其愆又不廢其能魏相之德度豈不稱其位哉

上欲擊匈奴魏相曰今風俗薄惡水旱不時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此而不憂乃欲報織芥之忿於遠夷孔子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顯吏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止

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能事也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為難也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姦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

推下宗本
規作視相
下無以字
何下無嗚呼
二字
質上其字
下其質美
四字宗本

三年

論宣帝推恩
阿保無愧文
帝修代來功

視宗本作
育

可無宗本
作

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
恠，雲物霏動，悉指為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
為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規魏相以
為如何，嗚呼！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
嗚呼！其賢矣哉！其賢矣哉！

丙吉封博陽侯，故人下至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
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君子之美行也。一飯必讎，
睚眦必報者，伎士之褊心也。其報雖同，而有是有

井不可均，以為美也。宣帝之報丙吉，及諸嘗有功
者當矣。然即位至此十有二年，不太晚乎。霍光既
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家。他人雖有撫視
舊勞，誰敢出氣。又况丙吉保護皇曾孫之時，皇曾
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為御史大夫，日侍左
右，帝自忘其顏貌。所以遼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
踐祚，歷三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無愧矣。淺夫
薄子，於人主曾無犬馬之力，羈縻之奉，尚欲因緣
攀附，以希富貴。若誠有素分，鮮不嘒嘒自明，惟恐

祿之弗及也。此曹遇魯朱家猶不足充役其視丙吉為何如人耶。

宋本作疏廣父子乞骸骨上皆許之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疏受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遂

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乞骸骨上許

之

宋本此字 以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為榮以知足知止免

於危殆為賢此皆非君子之高致姑以別於世俗

之中士則可耳而疏廣甘心以是自居何也况皇

太子年未冠學未成德未立少留傅之以須日就

之功不亦善乎曰此疏廣所以加人數等而古今

未之知也皇太子雖未成立然年既十二則非幼

童以帝王子孫所稟固異於人其資質志趣已可

槩見以同齒論之後乎此者有孝明年十二辨吏

牘之情前乎此者有孝昭年十四知上官桀之詐

元帝親政之時二十有七矣蕭望之師傅大臣分

不薄也一為恭顯傾陷召致廷尉而不曉其為下

獄是初無所聞識與不辨救麥者何異借曰未知

論疏廣知太子不足恃
此下皆字宋本無
耳宋本作

讀史管見 卷之二 三

扶作挾

綱目節錄其文

宋本淺下有之字

神爵二年

今宜知矣。曾未數月，恭顯再陷之獄中。又可其奏。嗚呼！其愚暗無能為一。至於是，則其曠曠有素。疏廣矚之已熟，殆不可扶持教詔者也。是以決意去之。其所謂通孝經論語者，能誦其辭而已。廣語子受曰：不去懼有後悔。知太子之不足恃審矣。此豈望之所能及哉。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苟

以知止斷廣者淺之乎知廣矣

宋本作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蓋寬饒奏封事上以司隸校尉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尚刑罰寬饒怨謫下吏寬饒引佩刀自剄

行。以刑餘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曰：五帝官天下，以傳賢聖。三王家天下，以傳子孫。上以為怨謫，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意欲求禪，大逆不道。下寬饒吏寬饒自剄。

寬饒之死，坐怨謫歟，曰非也。宣帝加之之詞也。坐

求禪歟，曰非也。史錄其疏云：然而語未竟，且人臣非喪心失惑，安敢請天下於人君哉。然則何以取帝怒之深也。曰：上好用刑法，而寬饒曰：以法律為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而寬饒曰：以刑餘為周召。

怒之下宋本有之字

宣帝不知

宋本廟堂
作廊廟胡
作何

宋本當上
無而字孝
宣作宣帝

五鳳元年

此兩言者，蔽宣帝之為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亦可謂不知自反以改其過者矣。帝誠以仁義禮樂為治，而用天下之賢人，居廟堂，斷國論，此言胡為至於我哉！凡人臣之諷議於上者，言而不當，尚不加罪，况言之而當，反殺之乎？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宋本作蕭望之案韓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券市百姓棄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按延壽在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延壽亦按望之在馮翊放散官錢百餘萬望之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持上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得延壽在東郡試騎士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又取官銅候月食鑄刀効尚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徭役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坐不道棄市

楊子雲以韓馮翊愬蕭望之為臣之自失而無一言及望之是見其一偏而已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訐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指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麗於法者其為潁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為東郡

宋本獨字
宗本

孝宣失君
宋本翊下有
之字愬作訴
無望之二字臣
上有人字

帝孝宣作宣

四年

論趙蓋韓楊
之死于定國

有貴

喙宋本作

乎下不上宋
本有心為
二字四下臣
作人
歎下宋本
無息字

令行禁止而被擢其為馮翊恩信徧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欺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取官銅鑄刀取官錢假徭之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宣於是乎

失君道也

宋本作楊惲報孫會宗書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或曰侯罪薄有功當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為盡力有上書告之章下廷尉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

楊惲之死以兩言曰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

如此而已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以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者以兩言狂易而殺廉潔剛直之士若刈草管曾無顧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時執天下之平民自以為不冤者于定國也趙蓋韓楊之死定國以為當乎不當乎以為當則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評者謂其罪皆應司寇之議雖有死罪尚不可殺也以為不當則定國嘗奏惲為妖惡言大逆不道則廣漢寬饒延壽之戮亦必經廷尉之當矣然則四臣

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過。丞相御史執金吾皆與有責，而廷尉則負責之尤者也。事雖陳迹，千有餘

歲，然是非出於人心，猶目前耳。

宋本作太子言持刑深宜用儒帝曰漢家自有制度以霸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司馬氏曰：王霸無異道。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諸侯有能尊王室者，則

謂之霸。其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顧名位

有尊卑，德澤有淺深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

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

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耳。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

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芽，河出崑崙，至于大

海，一以貫之。雖成功巍巍，與天地竝，而知遠之近，

則其本微矣。小白重耳，宋襄秦穆之徒，抑有格物

致知之學乎？其意果誠，心果正，身果修，而家果齊

乎？其輔佐之者，果皆稷契伊周之比乎？其所行政

事，果與唐虞夏后商周之教化類乎？以是考之，王

道霸術，正猶美玉之與砒碓，不可同年而語也。而

負下責字

宋本

歲作載

耳作也

甘露元年

司馬氏曰

宋本

也

帝王霸同途

家下而字

宋本雅字

作如二

意宋本作

可乎宋
本作事
一少

綱目通鑑

學下考字
宋本

宋本王作
人

三年

鳳凰為鵠

遠下有字
宋本

電宋本作
電

宋本年下
死中字母
作兄四作二
他下年作
事
舛作悖稱
下有為字

讀史管見

卷之二

三

謂王霸無異可乎不知霸之異乎王是不知聖學也。不知聖學則其尊仲尼者亦從人云爾而尊之耳。非真有見乎聖人也。不然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乃斷然著論謂王霸同途。豈春秋之旨哉。以此自為。故得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以此語學者。故有疑孟之作。而君子不之取。以此事君。設有人君以爭國殺其弟。以私愛易其子。以慾惑不嫁姑姊妹。而曰古之聖王率由此也。豈不為正道之病耶。

鳳凰集新蔡

宋本鳳凰集上卷廿二卷之三十四

孝宣之世誠安且治矣。然方之堯舜成康可封刑措之俗無乃尚遠。有不及乎。鳳凰何為而屢至哉。自本始逮黃龍二十五年間。天變則日食星孛大雨電。地變則四十九郡同日震。山崩。壞宗廟。殺人。民以人事論之。趙蓋楊韓四良臣無罪而死。元康二年中。子弟殺父母。妻殺夫者。二百四十二人。魏相以為大故者。不論他年也。然則世雖安治。亦多舛逆。不得稱太平決矣。鳳凰表太平之瑞也。何為

讀史管見

卷之二

三

見下无其
字言下无
祥字

目錄錄其

時下宋本
無公字

戒下無也
字

尔下无字
懼下者字

元二年

布馴致

宋本私作
於

撥宋本作
要
跌作踈

而至哉宣帝繼武帝之後撫養百姓不興兵革親
致康阜其心自喜必有窺見微意者故爭言祥瑞
以侈耀之雖然所謂鳳者非也何以明之丞相霸
以鶡為神爵而神爵年號非有他異焉乃為鳳凰
而名之然則其時公以鶡為神爵神爵為鳳凰則
鳳凰羣集非鶡而何雖名治安而未及古正使有
鳳尚不足貴况非鳳耶此可破千載之疑而發一
笑為後世自欺者之戒也或曰漢權歸外家自王
鳳始殆天以告爾然則尤當警懼者也

致堂先生讀史管見卷第七
孝元宋本作元帝

宋本作初元二年蕭望之周堪皆以師傅曰恩教言治亂史高由
以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遂委
此舉以之有隙法亦在顯與高為表裡望之疾恭顯等擅權請
以政事罷中書官官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望之收印綬
堪更生皆為庶人

詩曰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也大雅
云無念爾祖言子孫當有視効以繼先也武帝不
監胡亥趙高之事燕私後庭置中書宦官至于宣
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既明習文
法又久典樞機即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
材之柄賢能共朝終必跌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

愈上宋本
有為字

永光四年

論周堪不仁

量下有也字
人下也作尔
然二字
改作心

節錄其
恥作老
疾下有病
字

昭二年

房不明

宋本鄉作
何
此下又作
自
言下房上
有之字

使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必能斷然去之。况如元
帝闇愚懦弱者乎。武帝嘗曰：若後世又如朕所為，

是襲亡秦之迹也。然則曷若不為之愈哉。

宋本作永光四年夏六月日食上於是責問諸前言日變
復以周堪為光祿大夫石顯管尚書堪希得見常因
目下詔徵周堪張猛會堪疾頭碎諸猛令自殺於車
顯白事事皆決於顯

周堪與蕭太傅輔帝初政，至是三已三仕，可謂仁
乎。曰忠矣，不知其仁也。仁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
量。元帝愚未嘗明，柔未嘗強，卽位雖久，猶夫人也。
堪雖忠直，至是不聞規改之益，眷眷高位，又希得

見，及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假賊為鄉導，豈其
年老病耗，志不帥氣耶。何其晚節之不競也。若堪
而仁，當望之飲醜之後，稱疾告致為臣而去，可也。
宋本作建昭二年意房事
石顯奏京房非謗政治下獄死

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
斯疏矣之戒。况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得為郎，
其分固薄，遽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
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此又丞相御史當股
肱心膂之任者，尚不敢易言，房安能以立談而辦

宋本儒作
候無者字
望之作傳
字

異宋本作
變已作亡
日節錄其

焉宋本作
焉

竟寧元年
論望之所執
有春秋之義

而宋本
何異二字
皆與同
耳作尔
作康

漢下宗本
有世字

耶又况元帝庸懦非可使者房不鑒蕭望之之戮
區區以口舌獻忠難乎免於盆成括之死矣房學
易不明其義徒以災變占候此易之末也易曰不
出戶庭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為階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房乃每道所對上語
於人致石顯之言得入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房
言災異常中既去朝占曰涌水出道人當逐死已
而水果寒涌房知不免矣猶上疏以趙高斥石顯
冀上還已是不自信其術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

子不貴焉務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

以不失乎時中此則易之道也

宋本此對甘延壽為漢末侯賜爵為侯
甘延壽陳湯以斬郅支功賜爵為侯

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者也蕭望之匡

衡以為不可封劉向以為可封三人者皆名儒而

議何異望之所執者春秋之法劉向所陳直謂有

功當賞耳而無以破匡衡處義之正衡之言即望

之遺意也向指為刀筆可乎或曰望之難奉世之

封第曰違命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不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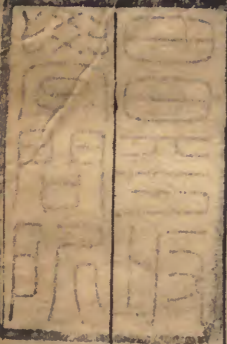
宋本有作於詞作辭

綱目節錄其

所下陳上宋本有謂甘二字也大夫作愚

其原於春秋也曰魯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春秋書遂以譏其專其義若曰專之而可者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爲之蓋本有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爲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功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望之有見焉者也劉向所陳未免以功利言耳荀悅亦云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夫功則有大小矣矯有大小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清河後人張紹祖重校



寬政戊午

